

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
亦官亦商 传奇一生

在宁波江北区扬善路1号，有一幢宁波市级文保建筑严氏山庄。巴洛克建筑风格、超长的圆形露台、三角形门窗，在老外滩建筑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严氏山庄的主人是“宁波帮”的开山鼻祖严信厚。严信厚亦官亦商，一生富有传奇色彩。早年他结交熟谙官场的徽商大佬胡雪岩，被胡雪岩推荐为李鸿章幕僚，成为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大将。借着中国通商银行首届总经理、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经理等显赫身份，严信厚带领宁波帮人士抱团在商界开疆拓土，推动“宁波帮”从一个旧式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化。

6月14日，严信厚塑像在宁波帮博物馆揭幕，这是宁波帮博物馆内的第10座宁波帮先人塑像。

记者 庞锦燕



知遇之恩

获“红顶商人”
胡雪岩的赏识

严信厚（1838年~1906年），原名严经邦，字筱舫，清末著名实业家、书画家，慈溪费市（今属江北区）人。原江北区文史委负责人、宁波帮研究专家谢振声对严信厚及严氏家族做过细致的研究，他告诉记者，严信厚幼时家境平平。在谢振声写的《宁波民族企业的创始人——严信厚》一书中，曾提到严信厚的父亲，“严信厚的父亲严恒，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，独创了‘七巧书法’，著有《听月楼诗钞》。严恒工诗词，擅画芦雁。”

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子弟，怎么在商海里摸爬滚打？怎么在官场中游刃有余？怎么在乱世之中发财？怎么开启实业救国之路？据资料记载，严信厚只读过几年私塾，辍学后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。相传他饭量极大，“三餐能尽数升之粮”，店小利薄的老板实在扛不住，只好借故将他辞退。无奈之下，17岁时他随乡亲来到上海滩闯荡，在商贾云集的小东门（老城隍庙附近）的宝成银楼当学徒，空闲时习诗作文，精画芦雁。因办事干练、写得一手好字，严信厚得到了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的赏识。

关于严信厚和胡雪岩的结识过程，史料中一笔带过，倒是民间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。严信厚在上海的一家银楼当学徒时，正巧遇到杭州一家钱庄来讨债。银楼老板看到严信厚在一旁仔细地擦拭招牌，没处撒气的他大喝一声，“谁叫你擦招牌的？”没想到还是小学徒的严信厚镇定作答：“我自己想擦的。掌柜的，你要将生意做下去，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？只有招牌亮了，心才敞亮，生意才会做大。”老板听了火冒三丈，一把揪住了严信厚的耳朵，来讨债的债主连忙阻止老板，并收下了严信厚。这位债主就是胡雪岩。

长袖善舞 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

据记载，严信厚于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至杭州，在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。他通过勤学苦练，能书善画，深得清代著名花鸟画画家边寿民之真传。为报胡雪岩的知遇之恩，严信厚曾作《题画芦雁》诗云：“暂依秋水宿汀州，终共鲲鹏变化游。衔得一枝输作税，不教关吏苦羁留。”胡雪岩收到他赠送的自绘芦雁折扇时，赞其“品格风雅，非市伶比也”。

严信厚真正飞黄腾达要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开始说起。1872年，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给当时正督军镇压捻军的李鸿章，意欲凭借李鸿章的势力向北方，特别是北京、天津两地发展。李鸿章即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，后又保荐其为候补道，加知府衔。严信厚曾

负责督销长芦盐务，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。

宁波帮研究专家谢振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天津是严信厚的发家之地。据资料记载，在天津经办盐务的同时，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。如果仅仅是经办盐务，那未免太小觑了严信厚。他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，经营汇兑和商业拆放业务，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源丰润票号分店。源丰润票号在旧式金融业中号称信用最高、资金最雄厚，堪与外商银行匹敌，据说就连袁世凯也是源丰润票号的主顾。自此，严信厚的发家轨迹明显加速，活动中心从天津移至上海。严信厚的孙女严幼韵曾在《一百零九个春天：我的故事》一书中提到，严家在道，加知府衔。严信厚曾

寺一带的半个街区和地丰路（即现在的南京西路、乌鲁木齐路路口）的整个街区，三层楼里住着80多口人。

善于经商理财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后，严信厚更加自如地游走在官商两界。其间他以“候补道”的官方身份，被派为上海道直属府库惠通官银号的经理，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事宜。同时被聘为华新纺织新局协理。1897年，他受李鸿章幕僚盛宣怀委派，筹备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，光绪二十三年该行成立之时任首届总经理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严信厚早年发迹有赖于胡雪岩，后来又为盛宣怀所用，而胡雪岩、盛宣怀又是死对头，由此可见严信厚长袖善舞、善于机变，在不同派系间游刃有余。

商界奇才 “宁波帮”的开路先锋

严信厚之前，在上海打拼的宁波商人很多，为什么独称他为“宁波帮的先驱”或“开山鼻祖”呢？宁波帮博物馆研究发展部主任陈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人身份，变成了一个近代企业家。而且他带着一群宁波帮人士，参与社会事务，完成了一个旧式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化。

1902年，严信厚受盛宣怀委托，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（即后来有“天下第一商会”之称的上海总商会的前身）。执掌“中国第一商会”，是严信厚数十年从商生涯的巅峰。作为上海总商会的首任经理，严信厚在沪期间，通过数十年的金融及工商业活动，把一大批宁波商人吸引到自己周围，在宁波帮的形成、发展过程中是一位开创局面的人物。

与单纯的生意人不同的是，严信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宁波被辟为全国“五口通商”的口岸之一对外开放，洋货充斥宁波市场，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，使当时的宁波“巡行百里，不闻机声”，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。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，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，集资5万银两，在江北湾头建成通久源轧花厂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，更是中国

第一家机器轧花厂。他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——通久源纺纱织布局。1889年，严信厚又在慈城创办浙江第一家火柴厂——慈溪火柴厂。在上海，他投资兴办龙章机器造纸公司、上海同利麻袋厂、华兴水火保险公司（中国第一家内资保险公司）、利棉轧花厂、面粉厂、榨油厂、内河轮船航运等实业。

心系桑梓

热心社会公益事业

1905年，执掌改组后的上海商务总会一年任期届满的严信厚，告老辞职。关于他的最后时光，有不同的记载，一说1906年夏天病逝于天津，一说1907年在上海去世。经谢振声考证，严信厚于1906年在天津病逝。逝世后，严信厚被葬于镇海。2008年3月，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调查地面文物时，在镇海区九龙湖镇中心村发现了严信厚的墓址。

和不少宁波商人一样，严信厚乐善好施。从1899年至1903年，他赈灾达数十次。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对培养人才和兴办教育有卓越贡献。曾捐巨款修筑天津塘沽铁路和宁波铁路，对浙中、安徽、山东等地赈灾都曾捐款。曾在天津建立浙江会馆，在上海办仁济、广益、元济诸善堂，还设立浙江富春义塾等。

严信厚捐产（土地、房产和现银）赡族的资金，据《严氏寿芝山庄公牒章程汇录》记载合计为银4万两。他一生心系桑梓，曾捐资在宁波设清节堂、仁安公所。在家乡费市举办养正学堂、芝秀义塾、芝田义塾等义学及芝生痘局等医疗机构，使族人和姻亲邻里的贫寒子弟得以免费上学。1897年，严信厚与宁波知府程云傲等商议，决定设立中西结合的储才学堂。在第一批进校的学生中，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、北京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的何育杰，爱国诗人、曾任《天铎报》主笔和北大教授的洪佛矢，北大教授叶叔眉，南社诗人费公直等。储才学堂1904年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，是宁波中学的前身。

感谢宁波帮研究专家谢振声对本文的支持。



位于江北的严氏山庄